



策·曼·女·性·文·化·书·系

女智者共谋

——西方三代女性主义理论回展

■ 郑伊 编选



作家出版社

女智者共谋

——西方三代女性主义理论回展

□ 郑伊 编选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智者共谋/郑伊编选.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8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ISBN 7-5063-0962-9

I. 女… II. 郑… III. 女权主义-理论-西方国家 IV.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531 号

女智者共谋

编选:郑 伊

责任编辑:杨 葵 王 妍

装帧设计:张 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092 1/32

字数:167 千字

印张:7

版次: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63-0962-9/I·953

定价:8.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妇女研究，作为一门真正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在西方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发展，与西方女权、人权运动有着深刻联系，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不断变化着。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诸种思潮在西方学术舞台此起彼伏的时候，中国文化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感性的直观上。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妇女现状相比较，我们的学术追踪，显然是缓慢的。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我们的几位学人，在这里开始了一次有趣的跋涉。妇女研究，是一门很难独立的学科，它本身所覆盖的精神空间，差不多跨越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也恰恰使我们的当代学人，从另一个角度上，丰富了对东方文化自身的认识。东方人对妇女问题的现代意味的阐释，其参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西方人所少有的精神视角。

中国文化中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就大致形成模式，且对东方诸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妇女的命运来看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做的探讨显然很多。晚清以来，许多文人已逐渐意识到妇女解放问题，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呐喊，把女性解放问题提到了很高的文化层次上。如今翻看“五四”先驱者们的遗著，亦可听出那呐喊声音的纯净、真诚。直到今天，它对文化人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但“五四”时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杂糅在“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等问题里，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只是近些年来，门户得以开放，留学人员增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渐成风尚。随着西方诸种思潮的影响加大，中国的妇女研究已提到了日程上来。近些年来我们在社会学、女性文学批评等领域出现的成就，说明妇女研究的条件已开始走向成熟。

本套丛书是东方文化人对东方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生存现状、文化现状的一次透视。东方人自然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以一种新式逻辑秩序向传统挑战——不管西方理论怎样变来变去，对东方人来说，世界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知识的归纳与事实的顿悟而抵达本质世界的所在的——虽然它缺少所谓“体系”与“主义”，但这是几代东方人用生命所结成的智慧之果。人们在这些多彩的理性世界里，可以谛听到有关东方妇女的奇妙的声音。我们相信，本套丛书无论在史料还是理性的思考上，均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新奇与愉悦。

这是一次美好的合作。我们的七位女作者和三位男作者，以各自特有的敏锐与智慧，探入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将他们真诚的生命足迹留在了这套丛书里。我们要感谢作家出

版社为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所做的诸多努力；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北京莱曼实业有限总公司的总经理杜文彬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有眼光的现代企业家，曾多次支持和赞助国内的文化事业，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鼎力相助，才促成了这套丛书的问世。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也将为 20 世纪中国妇女文化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王 绯 孙 郁

1995 年 7 月于北京

目 录

爱伦凯：《妇女运动》	(1)
1. 妇女运动表面的结果	(2)
2. 妇女运动对于一般男女的影响	(24)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43)
1. 幻想·恐惧·偶像	(44)
2. 独立的女人	(98)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	(134)
1. 充满激情的旅程	(135)
2. 功能主义的冻结作用，女性抗议 及玛格丽特·米德	(155)
爱莲·弗雷泽：《女人与性角色》	(174)
1. 女人和人际权力	(174)
2. 爱与隐私	(205)
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	(212)
1. 两代	(212)
2. 另一代即另一空间	(214)

爱伦凯：《妇女运动》^{*}

爱伦凯（1849——1926），是瑞典著名的妇女运动家，她的《妇女运动》一书于1909年第一次以瑞典文刊出，1912年又以英文刊出，曾产生很大影响。

霍理斯在此书的英译本序中指出：“爱伦凯对于妇女运动的看法，包含着替女子争选举权的人所力争的一切事情；她不明白——如她所陈述的——为什么一张投票纸必定比一张食单更会使女子污秽。然而她与那些善意的可又无知的狂热者，幻想选举权是妇权运动的开始及终点的狂热者，是不大相同的；而对于以为选举权的重要性非常大，就是因之而引起暴动与抢劫，引起一般人类的一种性的战争，及把一切为文化的逐渐的工作所获得的——不单为男子也为女子的——事物掷诸泥中也是对的这种人，爱氏是不大同情的，爱氏以为妇女运动包含选举权这种要求，可是它只把选举权看作达到更广阔的及更基本的目的之一个合理的条件而已。她以为自我发展的能力之增加比要求权利的才能之增加更会使妇运

* 本章所选爱伦凯的著作系由台湾学者所译，为了更适于大陆读者阅读，在一些语言习惯上作了少量修改。

动进步……她视女子的工作为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她并没有把这本书作为妇女运动的前进的防御者之一种宣言书，只作为半世纪以来曾在世界许多地方考虑，摸索，研究，及观察这个运动的一个女子之感想而已。然而找一本比这本书对于女权运动的要求之论述更合适及更和平的书是不容易的。”这些意见和评价表明了爱伦凯体现在书中的主要妇女思想在西方社会的影响。

但是，爱伦凯对于女子不加区别地竞争她视为男子应从事的工作所表示的惋惜，以及她关于母道的种种主张——即女子最适合于做母亲的主张，也曾受到一般妇女运动者的反对。不能不承认在更改 19 世纪对于性的虚伪的及矫枉过正的态度方面，爱伦凯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这便使得她关于母道的保险及生产前后充分免除劳动和保护重视妇女与小孩的妇女政治主张，成为西方各处妇女运动精神上的兴奋剂。

下面的两个章节——《妇女运动表面的结果》、《妇女运动对于一般男女的影响》，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爱伦凯个人妇女解放思想的智慧风貌，也可从中看到西方第一代女权主义——即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60 年代，女权主义第一次高潮时期争取妇女权利和参政意识并积极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意识特征。

1. 妇女运动表面的结果

对于妇女运动争取男女在普遍教育、职业教育工作及在家庭与公民的地位各方面平等之努力中所收之效果，作一简短的回顾，是有必要的。这几种平等的要求，在 1848 年便见诸美国女子的“宣言”内之一个有力的及控告男子的诉讼中。

然而 1905 年，德国妇女为全德妇女大同盟所定的方针，及各国对于妇女会议所定的保守的及激进的决议，都表明欧洲各国连同美国在大体上也仍是与 1848 年女子所表示的愿望相距极远的。

只要妇女的“我们一生无他求，只工作及责任而已”这个谦卑的表示决定了，妇女的要求已经算是很充分地被接受了。妇女运动及雇主的利己观念使女子得以参与好几种新的工作，更用不着说那些 50 年前已经视为中等阶级妇女的唯一职业——教师，女伴，及女助手。妇女运动及男子渐渐地承认女子需要普遍教育与职业上的资格，于是使社会设立了许多教育机关。然而关于工作权利这一点，女子所获是微小的，如果权利被解释为“一种机会，给予一个愿意做而且是最适合于这种工作的人的机会”。例如，好几国的女子现在有与男子同样的投考权利，可是就一般情形而论，她们却没有权去参与这些考试所给予男子的工作。女子比较容易加入的职业——即医生——在欧洲及美洲的妇女中已经非常发达。房子不租给第一个女医生，因为她的职业在当时是被认为不适宜于女子的，这种事实现在已目之如小说一样了。现在各处都有女看护，女体操教员，女牙医，药剂师及产婆。美国甚至有许多女牧师，然而第一个女牧师则只徒有其名而已。这句话好像言过其实，而实际确是如此。美国亦曾委任女判官。就我所知，欧洲没有女判官，也没有女传道者。然而一个女牧师——尤其对于妇女及小孩——往往胜于男牧师；对于妇孺们，在明察及了解方面，一个女判官也常常胜过一个男的。律师的职业，许多国也许妇女参加，可是欧洲妇女从事这种职业者仍是极少。虽然如此，从事律师，警官，及狱官职业的妇女对于女子，小孩，及少年男女的帮助是特别大的。然而

无论在哪方面，当那活活的肉体须受法律条文压抑的时候，人类多少总须受到虐待的。既然富有情感的男子法学家也会因这种刺激而感到痛苦，妇女在法律这方面本可以对人类有极大之帮助，而所以不大愿意操此业者，大概亦由于女性的易于感动之缘故罢。

女子之专心于与母道最有密切关系的事业——教师——为数最多。不幸的是她们之所以选择这种职业是为了它的声望而不是由于内心的呼吁。现在有整千百万的妇女都在可能范围内的各种学校——由幼稚园至训练学校，由婴孩学至男女专学校——当教师。甚至在大学里面——虽然欧洲是很少如此的——妇女在学术上也占有讲学的地位。在民众教育这方面，妇女都非常踊跃地当讲师，图书馆馆员，夜学主任，及类似的工作。

十年十年地看上去，女子由于她的能力而得到的权利是继续地增加的——尤其在某几种现在没有女子的能力便好似不行的——虽然仍有一部分行的——职业内，更是如此。我所指的是与监狱的管理及感化院有关的团体及机关，对于贫病者的照料；卫生及工厂的调查等事业。在这里妇女运动慢慢地，可是很确定地替社会的母亲准备好了一个与社会的父亲并肩而立的地位。在这些区域内，社会的父亲往往是非常粗笨或十分软弱无力的。女子单独或与男子共同组织牛奶分派所与托儿所，家政学校，学校食品部，民众食堂，百病医院，疗养院与休养院，假期游息区，儿童收容所等。各种女工寄宿舍，养老院，救济所，妇孺保护所，工作介绍所，法律咨询处，及其他社会的救济事业，如果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与妇女运动有关。伟大的女游说家会鼓动起千万妇女去活动，例如，哈利俄特卑微斯托（Harriot Beecher Stowe）之

反对黑奴运动，约瑟芬巴特勒（Gosephine Butler）之反对娼妓，夫郎塞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之反对纵饮，及拍塔封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之反对战争。

虽然这些团体及机关组织曾费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及金钱，这种社会的救济工作对于社会的创伤只不过是如热心救济他人身体之苦痛的人之油与酒而已。假使那些贼手仍把母亲及小孩拖进工厂去；假使军费仍比教育费多；假使城市里面许多人民的起居状况仍然坏到连乡村的家禽也不如；假使酒及梅毒仍在污害青年人——则女子之热诚仍是无能为力的。

这种信念逼迫妇女把她们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方针，由一种不智的基督徒的同情，改变为一种有组织的赈济，为的是预防及防止贫困，并使人民易于自助。可是在她们这种新的慈善事业中，许多中等阶级的妇女已感到一个根据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社会改造之需要。更多的妇女加入参政运动。她们之所以参与这种运动，最大的原因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利，是由于她们对休戚相关的社会事业之一种失望。因为没有参政权（这点是她们每天都经验到的），她们的救济工作是与种在沼泽里的种子一样的。

社会救济事业的一个副产物，是许多独身的女子以自动的社会服务工作作为职业，且往往以有酬金的社会服务工作为生计；在这两种事业中服务，女性的许多特质都可以有贡献的。

不错，就是以上所讲的各种工作，往往使现代的女子体尝到生命的各方面——最优美的与最文雅的以至最粗鲁的与最艰苦的。这些工作使女子处在人类最例外的也是最普遍的矛盾中——在那里，女子并无别的新贡献，只是母性的表现

而已。这就是指慈爱，忍耐，乐助，容纳各种兴趣，易于体谅他人的情感——我们总称之为“机敏”——等性格。如果一个女子天生没有为母的性格，或已无半点为母的性格，那她便回过头来泛泛地专心于职业，形式，枯燥无味的工作；那末一切关于妇女参与医业或法律界或政府工作或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的重要等理论，都仍只是空论而已。在这类事业中，一个好的男子比一个刻苦的女子有贡献得多，且女子的手会因此而粗糙，女子的眼睛会因而冷酷无情，女子的灵魂会因而卑下或残酷——这许多痛苦的与被压垮的，忧伤的与罪恶的，细小的与无保护的事情她们都早已尝受过了的。如果女子想保持她做他人的痛苦的抚慰者，他人的保护者，及为他人谋幸福这种高超的性格，那末她便不特须获得若干普通人类的性格——男子往往比她高超的性格；她还须小心地保获及栽培那些建立家庭及养育小孩的最优越的能力——这些能力是由占人类半数的女性经千百年的活动得来的。

妇女运动虽曾多方面地增加及扩充了女子的社会救济工作，可是它仍未把以前教会的女执事及更早以前的尼姑们所做的工作，介绍给妇女们。妇女运动的新颖的结果是独身的有教育的女子之委身于女教师，看护产婆，及亲属探访等事业者愈来愈多；同时这些以前为女子所十分疏忽地参与的职业，现在也需要多一点特别的训练了。

.....

正当中等阶级妇女需要新工作的时候，商业的发展也达到特别速度，由这种迅速的发展，又引起新劳力的需要。女性的诚实，整齐，及尽职等品性——啊，还有她对于酬报的适度的要求——使国家的及私人的雇主都很顺利倾向于雇用许多女工在各种商业内工作：在邮局，铁路局，电报局，电

话局及在银行，会计处，代理处，或商店等地当秘书，速记员及书记。如果遇到妻室或女儿在这类工作中当丈夫或父亲的助手时，她们便发生个人的兴趣。在这种形式之下，女子的工作对于国家的财富是如何的重要。这点，特别可以从法国的女子看出来。然而这是一个常例，工作中却没有使为这些职业工作到白头，甚且得到养老金的妇女乐渡时光。在这些办公室中，我们可以见到低头在公事台上工作的壮健的面貌一一地消失过去。

虽然妇女择业的自由慢慢地多了，虽然妇女事业成功的好例子也有不少，勇气或财源的缺乏往往阻碍欧洲妇女从事照相，旅店或公寓管理，成衣等较独立一点的经营。在美洲则不然，没有一种男子的职业——从屠夫及刽子手以至不动产的投机者及证券交易所做买卖等职业——不为女子所实验过的。

上一代的妇女只要获得“工作及责任”，无论它是如何的单调与使人厌倦，她们也表示感谢。然而现代对于获得适意工作的愿望则侥幸得以加增。半是单独半是合作的妇女已开始从事应用艺术，手工业，耕作有关的工作。既然性质相符的专门训练学校很迅速地兴起以适应寻找职业的希求，我们可以期望着这些现仍极少的冒险的精神得收良好效果。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在女子往往单靠她们个人的效能及“农夫惯为之工作”便可以成功的农业中，看到专门的学识是成功的重要条件。

因为我对于美国的认识只是从他人处得来的缘故，关于商业的生涯及现代生产的方法对于女子的精神生活之影响一点，我是没有资格来进行批评的。因经营商业之成功而致富的妇女，其受这种商业生涯的反基督教的精神之影响，似与

男子相同。最近美国有一班男女企图作十四日的经营，一如基督尚生也会如此。大多数经营商业者之态度是，他们须不再步基督的后尘——否则须辞去他们的职位。因为美国对于女雇主的体恤，而许多这些经验又必一定是在女性监督之下完成的缘故，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不无帮助。

提倡妇女权利者主张男子的各种工作公开地让女子参加，不仅如此，他们且极力证明这些工作对于女子与男子都是同样合适——不幸这种主张的结果导致妇女运动使许多妇女的才能用于错误之途，并把许多妇女的劳力滥用于无益或烦扰的事业中。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妇女运动却曾是如何地提高了妇女工作，因为它提高妇女在许多工作中的程度，及增加一切女子的责任心！它曾是如何加增了妇女工作的荣誉与组织的能力，发展了她们的判断力，激动了意志力，助长了勇气！它曾唤醒了无数在梦寐中的人才，予无数被束缚着的才能以行动的自由。因此它把无数以前是社会里最无用而使社会负担之上流妇女，从消费者的地位一变而为社会的生产分子；使她们由仰给他人者变为自给者，将其对生命厌倦的心情变为愉快的心情。

.....

下流社会的妇女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妇女之抛弃耕作，家庭手工及家务而到工厂去的人数加增，下流社会的妇女运动也跟着扩大，并加增其重要性。

这种妇女运动也分两个方向活动。旧的方针是：“男女完全平等。”“在未来的国家”内，两性对工作将负同样的责任及受到同样的保障，而小孩则由国立机关养育。

这种运动的另一个倾向，是在把妻子还诸丈夫，母亲还诸小孩，因而把家庭还给一切人。旧派或左派的中等阶级的

妇女运动者，及刚才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旧方针都仍以旧自由主义的理论来维持女工的“个人自由”，反对一切保护的“例外的法律”。在力争保护母性的奋斗中，上流社会的比较急进派——这里是指那些比较社会化的人——和社会主义之渐趋不武断的倾向是并肩而进，她们的数目也与日俱增。

在社会主义的妇女运动中，两种求得自由的努力混合在一起——男工的及妇女的努力。这两种努力在法国革命时曾被压制过，然而不久以后便复兴，且成为这个新世纪的两重巨大的力量。妇女问题之所以与劳工问题缠结在一起，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视妇女问题为纯粹的经济问题；然而就历史上而言，很明显的，妇女问题实在是起于人权及妇女价值的提倡，而且是发生于任何大工业之产生以前。在家庭以外的男子是个生产者与供给者，而女子则是个在家庭以内管理及操持原料的人，经济方面的妇女问题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则这种情形又产生了妇女权利的问题。如果因为女子在家里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及做得很用心的，所以使她们不必得到相当的权利，这种话，好多作家在18世纪时已认之为可笑的。恰好因为中等阶级的妇女运动设法在旧社会的范围内维持及保障妇女的权利与自由的缘故，这个运动遂成为，而且必长久地成为，女子反对男子之斗争。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的妇女运动却只是“男女反对旧社会并希求一个新局面的联合斗争。”这种斗争不是性与性的，却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每种妇女运动都有一部分是对的。而每种妇女运动都误解了其他妇女运动的一部分。只是最近中等阶级的妇女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妇女运动为了达到若干共同的目的才趋于一致。例如，为了上述的对于母亲的保护，及特别为了选举权。这种同一的趋向曾消灭了两方面的成见。两方面便开始了解

对方运动的权力及目的。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是两个有力的流河，它们拖走了一大部分它们所接触的固定的组织。然而如果我们真能以公平的态度去看它们，我们须不要忘记在这个路程中会有新境地发生的。

社会主义的妇女与男子如真实的同志一样，并驾齐驱地当演讲者，游说者，记者，特别团体的团员等。她们的休戚相关的精神是中等阶级妇女所应效法的。在实行方面，男同志并不常常证实平等的原则，因为甚至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也是先有男子而后有同志的；可是在理论方面，他是大概拥护平等的原则的。

女权主义曾因社会主义而深入民间。中等阶级的妇女运动需要一世纪的时间才可以有成效的事情，社会主义只要费几十年的时光便有收获。中等阶级的妇女运动的右派对于社会主义者之恐怕最足以表明她们的盲目的成见。而最足以说明中等阶级的妇女运动现在女权主义的那一个阶段者，莫如它之不顾由于工厂女工的“自由工作”而生的惨酷的实在情形而固执地依附“个人自由的原则”之态度。

我在这里只简短地回索工厂工人阶级中的经济的妇女运动之进程。当机器改变了整个生产的方法，许多妇女在家再找不到充分的工作，同时结婚的机会又因妇女的过多及其他缘故而减少。因此，中等阶级的妇女便各处找寻新的工作。同时大的工业也各处找寻更多的“工作的手”。因为利用机器时女性的手与男性的手是一样有用的——用一副新的机器，一个女子可以替代三十个男子——因为女子的工价还可以便宜些的缘故，妇女从家庭跑进工厂去，这种现象的结果正是我们现在所经验着的。